通志堂集

通志堂集卷十五

納蘭性德容若 原名成德

淥水亭雜識一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涖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踰三四年遂成卷曰淥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薊州當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

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

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衚衕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

道士而厭緇流內官惟恐寺剎之毀故建道觀於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真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爲碑工部尚書湯陰李鐩書之新寧伯譚祐篆額其增置佑聖觀也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吴山書之成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脩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大倉王錫爵撰記

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游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眞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眞覺役使呼僕延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滚入池中得不壞然則以木毬爲使浮屠固有其術葢有先版菴而役之者矣

五臺山僧修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隂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卧佛寺二株亦有干霄之勢顧或著或不著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懷柔城極堅整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爲之其

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脩丈尺

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抿全完以垂永久宜其歷

百年尚如新築也

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

丈餘横版橋以渡東南一望渚烟村樹彷彿江鄉

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録西軒客譚可稽也石

移自艮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口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譌爲箕

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
章熊自得偕崇眞張眞人往居撰燕京志歐陽元
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
村境趣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盩厔
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羊腸
險徑挂山腹蠡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阨塞若關隘
視入衍沃同川原市朝甚邇俗塵遠土產雖少人
烟繁鉏畬蓺陸宜麥菽樹柵作圈收雞豚園蔬地

美夏不燥煤炭價賤冬常溫前年熊郎入賣藥施
貧者藥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繽
繙崇眞眞人又繼往況是偓佺之子孫紫簫夜吹
遼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高東望直沽口海日
涌出黃金盆應憐曼倩戀象闕坐羨龐公歸鹿門
仲舉詩云燕垂趙際中有村正在西湖之上源源
頭落花每流出亦有浴凫時在疊隱君葺茅據幽
勝髣髴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
虛無根攢峰疊辟何盤盤地多磽磝少平原先生

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朮苗脆
疆場有瓜牢有豚吟詩作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
春温功名祗遣世塗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
志將脫槀貫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鈔
寫況有能書孫雲晴輒辱羽客去穀熟方來山鳥
喧土牀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
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之大一統志卷帙繁
富攷證亦綦詳矣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
貫穿百氏必有出於大一統志之表者惜乎其書

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龎碩

朝廷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瞰殿上上皇帝壽百

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

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

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戲井陌

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龎眉黃

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

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

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以入禁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鴿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王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髙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

魚鹽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柰

項羽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爲三齊後田榮自立爲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菑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吳按史記泰伯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正義引世本注云泰伯始所居地名許慎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

顔師古云句吳夷俗發聲亦猶越爲於越正義又云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吳越春秋泰伯號句吳越在城西北隅名曰故吳注泰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爲相以吳故墟爲都邑即此也

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吳中兵曰吳中漢書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按吳縣本平地槩言之猶言稷下敖下云見葉氏過庭錄曰吳下今人多

稱平江爲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爲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誤也此吳門即蕒郭門也蕒與魯爲鄰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碑文鴻騫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云長處全吳今崑山

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亭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誤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爲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爲吳郡蓋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

荆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寄命江海遠跡吳會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王羲之為會稽内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已上皆指二浙之地又按吳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宋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據尤切或謂爲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爲會土故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青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相臺滑臺又見古蹟攷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孟

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鄉陸士衡荅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也（當時水勢瀰漫流亦湍急自後人築堤立塘村市錯置水稍平減流漸寬緩）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爲三吳（通典及元和郡國圖志並同）又以義興吳郡吳興爲三吳（郡國志同）酈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

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為吳郡舒為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劃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為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奥壤水旱并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

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一時稱謂初無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陸廣微吳地記以金陵爲中吳鄂州爲南吳武昌爲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

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遙望平田中一小丘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爲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劒池兩厓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爲吳中絕景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

勢四面周廻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
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地記云
虎丘山絶𡶶聳𡾰茂林深篁爲江左丘壑之表吳
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
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覩虎丘逾於
所聞斯言得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髙不抗雲
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絶而復通石
将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
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書屋壁梁郡守謝

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胤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紹興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書堂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半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白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跡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試劒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樓眞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爲王珣宅未審所據王劭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下文於分處號三江口此三十里太近）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三百里當云二百餘里）於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顧野王地里志同）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水經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

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爲三江五湖庾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檇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檇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檇李矣

姑胥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
凡胥鬚字皆轉而爲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
乃承其譌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絶二書攷之一
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
態澎浪爲彭郎小孤爲小姑詩人借景作情不宜
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亳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
天紅淺綠江南所無也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有畬民同於猺獞不與平
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石不以人禮待
之其人射鳥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别山官
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人可魚晉時謂之崐崘即蛋民也海
船用以守纜恐爲魚蟹所傷
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爲往來之中頓海道
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

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寧波五千里

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海船即來息力於檣篷倦不能動或施之以米或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爲駔儈則中國貨貴

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入操塲練兵必以夜蓋燈火整亂易見也其敎藝處不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

通志堂集卷十五

通志堂集卷十六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淥水亭雜識二

唐肅宗撤西北邊兵平內賊代德遂以京師爲邊鎮明棄三衞亦然

明於金陵關中洛陽無不可都　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預建宮殿於三百年前天也

陸廣微吳地記云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南宋江南水田每畝租六升明洪武

年凡淮張之文武親戚及籍沒富民之田皆爲官田宣德實錄載太守況鍾疏云蘇田以十六分計之十五分爲官田一分爲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百二十萬也建文曾減之燕王篡位悉復洪武之制後又漸次增之至二百七十萬蘇之田租雖重其逋負時有蠲赦民謠曰朝廷貪多百姓貪拖萬曆末年上司恐州縣横征揭牓令民納至八分不許復納

宋之漕法積於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凶饉處轉運

使得以轉移其間民以不困蔡京改為直達以濟
徽宗之妄費而漕法始變
明之軍衛仿唐府軍之法其後官存而軍丁漸消
遂無實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兵而軍衛之屯
田如故徒為不肖衛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
明都於燕海運最為便利元史載海運之道負少
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須選近海為
官丁乃可陸地之人談海色變不足與言
捕勒魚處當兗濟之東海運之半道也何獨於北

半道而難之

鑄錢有二弊錢輕則盜鑄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煩擾重則姦民銷錢爲器然紅銅可點爲黃銅黃銅不可復爲紅銅若立法令民間許用紅銅惟以黃銅鑄重錢一時少有煩擾而錢法定矣

禁銀用錢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權於上耳以求羸利則失治國之大體

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於萬曆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

小星也歷歷分明

西人云望遠鏡窺金星亦有弦望夫月借日光以有光故有弦望金星自有光不仗日光不知何以有弦望

武侯木牛流馬古有言是小車者西人有自行車前輪絶小後輪絶大則有以高臨下之勢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馬乎而坎壈曲折大費人力也

西人測五星謂近地二十度雖晴時亦有清濛氣

星體爲此氣浮而上登不得其真數須於此氣以上測之又須有次第乃正如木水金前後相次而行欲測金星先測木星在何處俟其西行至某度乃於其度測水星又於水星上測金星乃不受清濛之混誠良法也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

西人醫道與中國異有黃液白液等名其用藥雖人參亦以燒酒法蒸露而飲之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

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

西人長於象數而短於義理有書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爲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

後世言曆者必宗元史以曆書爲郭守敬所作髙出古人故也明朝鄭世子之於樂亦然余嘗謂作明史樂書宜以冷謙所作用於朝廟者爲上卷刺聚鄭世子樂書之精義爲下卷後世言樂者亦必宗之同郭守敬矣

世子於古人惟取管仲子長之說而極輕班固荀勗以下不論也自漢至宋能歷歷詳舉其故可謂異人世子外祖何塘謂黃鍾之體本是一尺乃度尺也以度尺分爲九寸名爲律尺非有二也此論既出孟堅以下之醉夢皆醒矣世子之學自何公開之

世子謂漢人以度尺之九寸爲黃鍾律短故樂高最爲有據且出自世子誰敢有疑竊謂樂聲之高不始於漢也男外陽而內陰力壯而聲下女外陰

而内陽力弱而聲高故女之歌聲高於男者二律

倚之簫而可證也夏桀作女倡樂聲之高殆始於

此古之簫即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長短作一排形

如鳳翅故楚詞曰吹參差兮誰思也然管多而一

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繹如今之簫乃古之籥名

異而體同王褒有洞簫賦不言其狀未知洞簫即

籥否

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如參差竹九歌吹參

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發參差于王子皆言笙

李善注則謂洞簫

五音有二義一者高下二者類聚高下者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類聚宮大而濁商清而洌角徑而直徵文而繁羽細而碎此之謂類聚其類以成調故曰類聚竹聲唯有高下絲聲兼備二義

今世以琴之第一弦爲宮非也乃太律之徵林鍾也第二弦爲太律之羽無射也第三弦乃爲正律黃鍾宮故國語曰聲莫大於徵非謂正律徵也

唯作八音而無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

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旋宮至姑洗仲呂則聲高極非人聲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則興到者隨便爲之耳

明代之樂泠啓敬所作聲下而濁其黃鍾乃太律之無射下於正律黃鍾二律朝天宮道士云凡用於郊廟者以啓敬之大蔟爲宮若如啓敬之法聲如梵唄矣作者無過習者之門道士所用適是古之黃鍾所以房庶爲伶人所侮而不覺

革薄則聲亮厚則聲雌木金石薄則聲下厚則

聲高議樂須學士與伶工共成之學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譏在虛心者則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虛心者鮮則成偏見鄭世子博極羣書又甚習伶工之器所以特絕

樂者聲也凡以算數言樂者多拘泥參差不合於律鄭世子二藝俱精以算算樂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書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筆稍蕪書繁難於翻刻得健筆徑省其辭存三分之一庶可易

傳

考工云魚膠黏凡黏之類不能方不能方謂易𠜾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魚之鰾爲之未有用鼠膠者也考工弓體又上壓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遠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今世之歌鹿鳴塵飯塗羹也

獿（讀猱）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獿伶實始於此

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獿作而舞遂廢

今所嗽之烟草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嗽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嗽烟三千餘載矣

史記烏氏倮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爲築女懷清臺此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強之本敎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詭云強榦弱枝之計者亦暴秦之不如矣 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

谷云云以谷量馬
乃邊陲舊俗也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猶摧亦後世敦厚同年之意也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周李孝軌封奇章公隋牛引封奇章公

齊氏胄子以通經入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陵宋游鄉而已

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李文博云

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此與晉元帝所云此事豈容卿等有勳正可相合

宋文帝欲犯河南行人曰云云大武帝聞而大笑曰龜鼈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爲也宋時有龍虎大王亦佳對也

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貞無可將者而朱温楊行密輩其下智勇如林蓋朝廷用盧攜王鐸之流其所舉者李係宋威耳智力勇藝者蘊於下悉爲强藩所用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說載之以爲美談劉臨川非有識者也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

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卻不可同年而語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後顏峻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白面黃頭恰可相對
劉歆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賦以歎往事而寄已意其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眞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可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

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曠達而爲莽
佐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賦義正桓温相去何啻
霄壤
宋眞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
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寺人南宋立君必由權相其國
可知
劉琨經略遠不及祖逖東晉人絶重之尋名不責
實之故習

陶侃勤於職業虛浮之士不敢議之功名顯著故也何敬容亦勤於職業虛浮之士即大譏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後世亦頗忽其人甚矣邪說之害正也

漢陳蕃曰期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唐陸象先謂人曰賀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是學蕃語

騏驥得伯樂而後脫鹽車青萍結綠得薛卞而後長價然則伯樂薛卞有功於良馬寶劍也多矣二

子名亦以是不朽則良馬寶劒亦有功於二子矣北宮純涼州所遣以衛京師者也於漢兵恣横時纍樾其鋒陸氏不負晉純亦不負陸氏矣白敏中以李贊皇薦得入翰林及爲相詆贊皇者甚力呂惠卿以王荊公汲引得預政所以擠害荊公者無所不至三代以還似此者指不勝屈是可歎也

黄雀白龜蛇魚之類猶知銜恩圖報況人乎彼懷私罔上負恩蔑禮者曾蟲魚之不如矣

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以見東坡劉元誠事司馬公在朝不通書問閒居則問無虛月巢谷徒步訪潁濱於漳海之南今無復若人矣

韓退之自其遠祖麒麟以文名於北朝文業不絕數世後至其父仲卿兄會文譽益甚傳至退之遂爲一代醇儒其子昶符與諸孫皆舉進士而昶子襄復狀元及第韓氏流澤可謂長矣

漢晁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南齊

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埽墓待喪耳唐路嚴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也彼皆不學無術而識見若此嚴延年之母爲其子埽墓地李絡秀知其子周嵩周顗俱不得善終二人女子耳而有識見尤難得

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曆十才子

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

曰與詩人韓翃

漢高帝素恨雍齒比沙中偶語張良勸帝封之以

厭衆心偶語果息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晉文公

出亡里鳧須盜其資而去文公饑餓不能行介之

推刲股以食然後能行文公返國國人多不附乃

赦里鳧須之罪使之驂乘遊於國中見者皆曰里

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晉國大寧良策殆本諸此

蔡京當國刻黨籍碑凡忠臣名士一網俱盡然其

中亦有本非君子而偶以一事不合京意亦指爲黨平生過愆顧反得洗雪如曾布曾肇王覿章惇輩不可枚舉宦豎亦近三十人漢皇甫規深以不與黨人爲恥數子碌碌乃獲附驥尾士固有幸不幸耶

漢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唐盧照鄰著五悲文自以高宗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已廢噫士之不遇如

二子者亦多矣悲夫

泰陵金井内水孔如巨杯水仰噴不止楊名父子器親見之歸而疏諸朝請易地事下工部湯陰李司空鐩怒其多言害成功陰令人塞其孔謂誹謗狂妄奏命錦衣官校枷杻押赴陵所驗看名父親三木朝辭候駕詩曰禁鼓無聲曙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癡羣議巳公須首實衆言不發但心知殷勤爲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孝廟竟葬此中

苻堅銳意伐晉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及登晉陽城望晉兵部陣嚴整憮然而懼曰此亦
勁敵何謂弱也五代慕容彥超謂漢隱帝曰臣視
北軍猶蠛蠓耳退問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此
亦劇賊未易輕也兵甫合輒先遁二事如出一轍
耿弇爲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或謂劇賊兵盛
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
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李道宗將
四千騎擊高麗皆以爲衆寡懸絕宜深溝高壘以

候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武夫也其所見乃有儒生不及者人臣當以此爲法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又薦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并以劾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

事令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善不䆜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令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宣光周舉字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梁冀跋扈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罰一歲俸百官肅然冀弟不疑爲河南尹嘗舉陵孝廉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二事乃相類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
相崇意輕之請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
時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
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
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
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爲
其子隱及聞崇奏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
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
爲非故敢干之耳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

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
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新唐書載此
事謂姚崇巧於料事而知古薄待所知至動人主
之疑終身不復用可見倫理一也交友不能信者
事君必不忠
錢徽傳長慶元年徽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
出鎮蜀川故刑部侍郎楊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
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徽繼
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

徽及膀出渾之漢賓皆罷李宗閔與元稹有隙宗閔子壻蘇巢及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劒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

開悟徽曰不然茍無媿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嗚呼如徽居心行事休休有容大臣器量也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竒絶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翠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勃則青出於藍也

考唐書文廟下不言籩豆之數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七月祭酒周弘謨請增籩豆舞佾言唐玄

宗旣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袞冕宋徽宗㪚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尊崇孔子旣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乞敕禮部會議增十籩十豆各爲十二從之是成化以前至唐宋用十籩十豆逮憲宗始用十二籩十二豆後張璁更定祀典復用十籩十豆也其略如此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孝宗隆興元年癸未進太祖建隆至開寶十七年事一孝宗乾道四年戊

子進太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五
朝事迹一孝宗淳熙元年甲午進熙豐祐聖符請
崇觀和康六十年事一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合寫
長編重進又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
今只存五朝事迹
明制父兄官三品大寮子弟不得居言路考之前
代不然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
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

也更可相賀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鄭絪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絪餘慶從父是澣爲從孫時正官右補闕只以三鄭列傳證之唐父子兄弟從祖孫不相避明矣惟杜佑列傳佑子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從祕書丞然不過嫌之云爾初未嘗如明制必相避者也

韓魏公三守鄉郡每謁先壠輒有詩自矜其榮遇

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
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
親惟切念劬勞又曰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
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慰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
風入旌旗撼曉光兩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瞻
喬木遶勢横天認太行自歎重茵寧及養縱垂三
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
曰暫趨先壠弭旌旄因恤吾民稽事勞田舍罕逢
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又曰兩饗先墳已致誠

却嚴軒從指東瑩鴻驚去旆參差起馬避柔桑詰曲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纛埽松軒衰殘豈足酬恩遇光寵徒知及祖先如此者不一而足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王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咸議其器量二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比之向時刺客取首延頸以授吏碎玉琖笑而撫之若兩人矣

遼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

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觝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紀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則金源燕賓或襲爲故事未可定耳

玉堂賞花會賦詩者四十人學士則南陽李賢安成彭時樵李呂原莆田林文安成李紹永新劉定之錢塘倪謙東吳錢溥侍讀則金城黃諫詹事則廬陵陳文長洲劉鉉侍講則眉山萬安漁陽李泰

中允則古杞孫賢贊善則范陽牛綸脩撰則吳中陳鑑博野劉吉錢塘童緣華容黎淳編脩則西蜀李本毗陵王與餘姚戚瀾宜興徐溥瓊山丘濬泰和尹直安成彭華雩川陳秉中臨川徐瓊四明楊守陳臨江吳匯檢討則嚴州傅宗安成張業河東邢讓翰林五經博士則天台鮑相典籍則西蜀李鑑泰和陳穀侍書則浙江謝昭其二人則禮部員外郎臨淮凌耀宗中書舍人江東曹晃詩成李賢序之彭時作後序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妝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

天天稱細娘眞珠絡鬐面塗黃此則面妝也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顚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𦕔卿介甫晁李中寶臣任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輯其先友手翰中有劉百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負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

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
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
以童子拜官者多矣元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一
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聃則大興人也

明弘治壬戌狀元康德涵海牓眼孫直卿清皆以
不拘小節被劾去國然二君實才雄一代德涵詞
鋒如雲直卿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二君為是
科冠冕以忌嫉者多老於擯斥可惜

蕭道成既篡宋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

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誰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

庾子嵩目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卞壺目叔向曰朗朗如百間屋乃成一佳對漢人目李元禮曰謖謖如松下風此等標牓語亦是當時習氣

鄭銑郭仙舟獻詩不切時事惟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為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為僧孔武仲

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夫爲異論者息矣

官制五品以上者爲大夫六品以下者爲郎官皆散官也然各寘於官銜之上如曰光祿大夫太保承德郎某部主事之類惟翰林則寘於官銜之下如曰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之類蓋史官尊重不欲以散官壓之自明時重翰林始

明時朝貴三品則乘轎廕子封及三代俸入優厚

例以隸執長柄大扇擁護四品以下只於馬上用
翣扇遮日而已自九卿外三品者多在閒散地如
太常太僕光祿卿京兆尹之類弘治間多陞僉都
御史威權雖重然僉都係四品階儀制反減削矣
至末年僉都御史出城即乘轎至今僉都爲巡撫
者肩輿用八人假用三品儀從也國子祭酒則自
燈市以北改用大轎故祭酒僉都與府尹皆曰半
城轎府尹本三品不知於何處騎馬
明朝翰林官五品多借三品服色講官破格有賜

斗牛服者毛公紀歸田雜識云當孝宗朝東宮出閣選侍講讀是時禮重宮僚特賜予或親御春坊面賜温諭坊局官即用孔雀金帶服色及奉朝省親便用仙鶴服色犀帶又云故事每歲親郊慶成賜文武大臣宴於奉天殿上御寶座尚膳進饌傳旨官人滿飲教坊九奏樂具如儀余自爲翰林院學士即得如例升殿以五品官坐於四品之上三品後蓋屢預焉我朝大臣賜坐僅見此與耕耤幸學而此爲尤重又言春秋二丁祭文廟遣大學士一人行

禮前一日御殿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廷試天下貢士上御文華殿內閣率諸臣以第一甲三卷面奏上親批定名次明日早先御華蓋殿內閣復於黼座前拆卷奏名中書塡黃牓然後御奉天殿傳臚丘文莊公謂謹身讀卷即華蓋也華蓋讀卷外朝臣無由而至是日惟內閣得入殿內而九卿以下皆在閾限之外此亦一代典故

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祠則昌黎伯韓子也古稱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夫以土穀名祠亦

祭社之義宜以鄉先生主之京師燕地竊謂祀昌黎伯不若易以常山太傅嬰也

大興縣題名記光祿少卿新安尹校書隆慶四年立順天府尹丞題名記工部尚書豐城雷禮文也

嘉靖三十九年立寮佐題名碑記二一爲禮部左侍郎鉛山費寀撰嘉靖二十二年立一爲順天府通判晉江張問仁撰萬曆十三年立

宛平縣題名記翰林院檢討郭鎜撰嘉靖二十八年立

古葬宮人之所謂之宮人斜京城阜成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墖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為洞四方通風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墓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傍右門承以斂具舁出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墖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

盧溝河畔元有苻氏雅集亭蒲道源詩盧溝石橋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苻家介側敞亭構坐對奇趣供醇醲又有野亭見貢仲章雲林詩集今一望礓礫并民居亦寥寥也

懿安皇后張氏性賢明魏璫誅戮朝士后聞楊左諸君子死色不豫者累月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社稷傳旨後宮令自裁時周皇后及貴妃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怒拔刃斫其臂公主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懿

安皇后宮至白帝曰懿安皇后業縊死宮中矣帝乃走煤山自經當魏忠賢柄國時有養女任氏美而佼進之熹宗立爲貴妃及賊入宮任詭曰我天啓皇帝后也賊不敢犯既而流轉民間或送於官永壽從旁竊窺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睨永壽面發赬旋閉目如不聞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訐也永壽事熹宗不入魏黨甲申寇亂後削髮爲僧往來西山間談及故宮事輒語人云

通志堂集卷十六